

郑风



放学归来(国画) 野 儒

中原一支笔

——记黄居正  
康群

书法是中华民族文化核心之一。1958年我被分配到郑州,郑州商店的招牌字号多是唐玉润所书,后来,我在市委宣传部和郑州晚报工作,才知道郑州还有不少一流书法家。

80年代,我回福建老家,看我侄子家中挂了四幅出版社印的黄居正写的书屏,又参观几次书画展,才知道黄居正是当代中华书坛艺术一枝笔。

黄居正的书法贵在创新。他的字,从笔画、字形、整体结构到意境,似乎脱胎于隶书,隶书被认为最基础书写字体。隶书与楷书同时出现。我记得在上海复旦时常到留英艺术家吴鑫甫教授家求教,有一次,他拿出一本字帖,翻开问我:“你看这样多字,哪一个最好?”我指了一个比较秀气的说:“这最好!”他说“不”,还指了一个显得笨拙的字说:“这最好!写字有一个由拙到工,再由工到拙的过程,最后的‘拙’才是书法内涵的最高境界。”黄居正书法的“古称”就是线如强弓硬矢,点如悬崖危石,勾如鸿鹄延颈舒翼,疏密相间,轻重和谐,出神入化,达到上品的境界。

“书画同源”是艺术界的共识,黄居正是国家一级书画家,他致力于汉代杨雄关于“书为心画”的探索,进行“书画合一”的试验,如他写的“梅花”、“荷”等等就是一种,当然这只是初步的窥测与创新。

书法是一个文化诸多方面的体现,清人刘熙载说:“书,如人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如其人。”黄老的书法就是他的学问、才华、意志、志向的综合表现。他祖籍陕西西县的朴实农民家庭,小时,用一斗麦子换来一本于右任的字帖,勤学苦练,后兼及其他法帖,如泰山的“金剛经”、“郑文公碑”、秦孝的“石门铭”等,正如唐代孙过庭说:性格爽直倔强,作品也显得挺拔坚硬。所以黄老的书法还像唐代陆机“平复帖”墨迹,近代如丰子恺书法,加上他就学于“西北艺术学院”,博学多识,毕业后,很快显露其才华,长期任郑州书学院院长,不仅在本省各地、太原、深圳举办画展,还与外省画家搞联展,请名流来郑州交流,为中原文化崛起做出重大贡献。

黄老是德艺双馨的名家,他的书画不是单纯为赚钱,只是“多做事,少索取”,一生“为人作嫁衣”,主张“藏书于民”,有求字,不论认识不认识尽量满足,春节则下乡为群众写春联,凡公益事业热心参与,回报社会,而他自己的生活俭朴,穿不求名牌,吃不讲奢侈,可敬可佩!

1998年他累倒了,半年中动了两次大手术,他坚持与病魔搏斗,至今依然挥毫泼墨。黄老的作品,写毛主席七律“长征”,收藏于毛主席纪念馆,并编入“中国古今书画选”,参加“国际佛教书画展”,“东方国际名家书画展”,应邀到日本、新加坡、香港、台湾与书法家交流经验。宋任穷希望他的作品“在弘扬祖国民族文化、发展书画艺术方面做出更大贡献”。香港亚洲文化企业有限公司老总熊达评价他的书法“刚劲古朴、堪称上品”,全国、省、市电视台及部分报刊刊文为之推介。

“我的书画艺术是党和人民培养的,我一直不把它看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只要你希望,我就愿意手把手地教你。”这是黄老的心灵表白,令人铭记的名言。

新书架

《汉品01:古建筑七面体》

霍维纳

《汉品》是试图寻找重返我们传统家园之路的一系列丛书。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过几十年工夫,无论精神方面、社会方面,还是物质方面,我们看到的都是西方化的世界(梁漱溟,1921)。更没有谁能预料到,这个“大变局”居然激荡了一百多年。尤其是在今天全球化的浪潮下,原本可以与工业文明相互哺育的农耕文明日益衰微,我们的传统家园已经被冲刷得无法辨认,渐行渐远。

什么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是绵延了数千年的乡土中国,还是一个盆景般的城市中国?如何认识面目已模糊的传统?我们可以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传统创造一个新的未来吗?关于传统和现代,一百多年来有过无数争论。

《汉品》本辑的专题“古建筑七面体”,从作者各异的“身份”出发,以七种视角来传达他们对东亚传统建筑的认识。既有与专业建筑学颇识的“书写建筑学”的乡土建筑实验(《潜流》)和文人“遣怀”式的细腻体验(《屋漏痕》);也有以中国式的传统空间重建乡土生活格局的文化复兴方案(《归家》);还有通过对台湾、日本和北京等地的个案研究,来强调“历史认同”与“社群参与”在古建筑修缮与保护中的重要性(《内观》);《黄白之间游》则是提供了一种印象式的诗意画面,而《京都清水寺》表达了一位中国僧人对于日本传统建筑保护的感慨之情。

随笔

专业与业余

齐人

在我看来,成功者与失意人,智者与笨伯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把业余干成专业,把专业干成专家;后者把专业干成业余,把业余干成不入流。

就说东坡居士吧,做官是他的专业,干得十分称职,敬业、爱民、廉洁、善政,政绩突出,政声颇佳,体现了一个官员应有的专业水平。更可羨的是,他的几项业余爱好都达到了相当高的专业水准,诗词、文赋,独步天下,名列唐宋八大家;书法、绘画,惊艳一时,领衔苏、黄、米、蔡宋四家;谈佛论禅,能与高僧大师相媲美;美食餐饮,也造诣精深,其发明至今还在造福后人。

再说李叔同先生,才高八斗,人称“二十文章惊海内”。他先前职业是教师,一专多能,教绘画、音乐、外语、文学,都是专业水平,堪称一流,教出了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文化名人。而他的业余爱好,书法“朴拙圆满,浑然大成”,诗词、篆刻,名重一时,具有大家风范。他还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创作的《送别歌》,历经几十年传唱经久不衰,成为经典名曲。半路出家后,苦心向佛,宵衣旰食,精研律学,弘扬佛法,被佛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

业余干成专业,专业干成专家的,如今也大有人在。相声演

员马季、姜昆,歌唱演员蒋大为、张振富,作家莫言、麦家,影视演员古月、王刚等,围棋国手聂卫平,书法大家张海等,原来都是干业余的,属于草根一族,但后来干出了名堂,干出了影响,干出了专业水平,也就自然跻身专业队伍,大显身手,一慰平生,有的甚至成为大师、泰斗。

想想自己,大半辈子过去了,乏善可陈,无功可居,检讨往事,自我揣度,吃亏就在于干什么都不经心,不投入,笨鸟又不肯先飞,结果干啥都是不可救药的业余水准。

我的专业是老师,虽然也一步步从助教干到教授,杂七杂八论文发了上百篇,有用没用教材编了十几本,但扪心自问,教书实是在业余水平,说严重一点,有些误人子弟。不是自谦,证据有二:我讲课时,学生常睡倒一片,这说明我的授课水平不行,没达到引人入胜的地步;我教过的学生回校参加校庆,却对我没啥印象,也就是说,我没教给他们什么东西。一个人把业余干成专业,需要天赋、刻苦、积累、机遇;而我像天才,退而求其次,肯像二月河那样全才气,持之以恒,水滴石穿,也能干出一番事业。怕就怕既无才气,又怕吃苦,心不在焉,干啥都是业余水平,那就只会一事无成,蹉跎岁月,遗羞世间。

西也有一两百万字了,但不仅编辑、友友,就是我自己也“一致认为”,始终是业余水平。当年与我一起起步搞文学创作的,很有几个最后达到了专业水平,成了吃作家饭的专业作家,当然也有很多早就金盆洗手的,像我这样坚持写了那么久却依然不见什么进步,始终徘徊在专业水平之外的写手,也确实可悲。我想到著名作家二月河的经历,他也是从业余写成专业的,大红大紫后,他在回答记者关于“成功的秘诀”时说:“我没什么才气,但运气还算不错,我写小说基本上是个力气活,不信你试试,一天写上几个小时,一写20年,怎么着也得弄点东西出来。”说有才气,那显然是他自谦,说运气好,也不为过,说舍得下力气,则最恰如其分。如果反思起来,我缺少才气,也不肯下力气,那也就不可能有什么运气了。

人生在世,要想搞出点名堂,就得有把业余干成专业、把专业干成专家的决心与恒心。如有苏东坡、李叔同的过人才气固然最好,不管文武,干啥都出彩,令人羡慕;退而求其次,肯像二月河那样全才气,持之以恒,水滴石穿,也能干出一番事业。怕就怕既无才气,又怕吃苦,心不在焉,干啥都是业余水平,那就只会一事无成,蹉跎岁月,遗羞世间。

缘起

认识自己

阮直

人的身份,人的成败,人的荣辱,有时是命中注定的。比如人的家庭、民族、国籍这都是命中的,那真是上帝的决策。比如有人一出生就是王子了,而我一出生就是个农民的孙子,但这还遭到了不少人的羡慕,因为他们也是农民的儿子。

有人一出生就落户在曼哈顿,我一出生就落户到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旗力很苏木乌兰套宝嘎嘎。睁开眼睛一看,身边有多有娘,还有牛有羊,出门一瞧,远处的山青,近处的山绿,院子里松开的是狗,拴着的是驴,人们喝的是牛奶,吃的是炒米。家里有两本书,都是讲革命道理的书。我10岁了才知道这世上还有幼儿园,15岁才见到拖拉机,18岁才知道我向往已久的天安门里边原来曾经是皇帝的家园。

就这样的见识与素质,最大的理想也无非是比爹再多放50只羊,比爷爷多放100只羊,长大了再讨个婆娘。好在我有机会读了几年书,知道城里的暖气比蒙古包里的牛粪火更温暖,吃大米比吃炒米更顺口,城里的姑娘比我门旗里的姑娘更风骚,从此我就没了“扎根牧区”一辈子的志向。

但我无力改变命运,可我又不甘心一生走不出草原。

我的运气终于与时代同步了,世道变了,上大学不用组织推荐了,考试就意味着你我没有尊卑贵贱了。我考上了,我终于“借机凭运”把自己提拔为城里人了。这本是命中注定的事,让我凭运气给篡改了。这一次篡改,我终身就受益了。

郑州地理

赵坡与赵坡新村

朱永志

赵坡村,位于中原西路贾鲁河大桥东南隅,西濒贾鲁河,北临中原西路,与保吉寨隔路相望,是中原区西流湖街道管辖的一个行政村。

据村中老人口碑相传,赵氏先祖系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应召迁来,在郑州西、贾鲁河东岸河畔挖洞筑舍定居下来,因东面是高岗斜坡,西面是贾鲁河,形成东高西低一面坡,生产、生活不上坡就下坡,该村居民皆姓赵,故起村名叫赵坡。子孙繁衍人口渐多,分散居住,村落形成3大片,人们根据地理特征,将全村分别称为南坡、坡上、坡下,对外统称赵坡村。

赵坡村民自古面朝黄土背朝

这让我想起了当年唱的那些革命歌曲:“准备好了,时刻准备着。”准备什么呢?准备知识与力量,干什么呢?等待我们为真理而奋斗终生,而我一出生就等待着机遇的到来。机遇如季风,一年里总会有几次的,一个人的一生不会没有运气,但运气来时,你没准备好,你就登不上走运的这趟车。

我中学时的语文老师常说的一句话是,耽误你赶路的是你脚下的那个坡儿,而不是你鞋里的沙子。那个坡儿会阻碍所有的人,但你鞋里的那一粒沙子磕的却是你自己。所以我们在远行之前,都要做一番准备,这准备就包括先把你鞋里的沙子磕打干净了,因为旅途的风景,容不得你打理完自己,再去挑三拣四。

当年我有几大志向,其一,如果我有钱了,就买两碗豆浆,喝一碗,倒一碗,如今看,还是实现了;其二,我也写诗,要发在我们(县)文化馆的杂志上,如今看,这也不难了;其三,娶一个有点文化的老婆,读我那多情的信时,不用找嘎查(村里的会计)了。老婆确实很有文化,如今都会发短信了,但我还不会。可我也有文化,评职称时,我发表的5000字论文,竟然只抄了3000字,那2000多字都是我自己的,我总算没有白读一次大学吧。

当然,我不是成功人士,我不能在废墟上建起偶像,但我也不会是自己的侏儒,因为我把当初砌墙的活儿就看作是盖一座教堂了,所以我心里明亮。有阳光的心灵就常常能抓住匆匆闪过的机遇。



荷塘情浓(国画) 贾春平

晚晴集

楚江

青阳放歌

(一)

春日晴和怡我心,出门闲逛散幽襟。无人开口不言利,唯我摇头又唱吟。命贵天亡同白首,价高泥土即黄金。当官本为民服务,执政为民乃所箴。

(二)

阳台独坐思悠悠,无计干时一老头。多病何妨谈《庄子》,寡谋翻可品《红楼》。莫嫌顽石遭遗弃,绝胜笔翁没自由。冬去春来天转暖,满园花草竟风流。

晚晴

吟诗散步可兼美,锻炼求知自两全。年老退休非世弃,家贫身健是天怜。交情淡泊能长久,世俗凉凉且勉旃。度日勤劳更节俭,和谐康乐享余年。

乱弹

能者多劳愚者痴,近年全白鬓边丝。游鱼不美金杯水,宿鸟岂求琼玉枝?千载是非问根底,一天风雨好吟诗。平生功过不须记,死后何须再立碑!

鉴于新发现的案件更为重要,我请他留给我解决,让他去处理其他难民的问题。我坐下来陷入沉思,考虑使蒂莫芒斯露出马脚的德国人的“Gründlichkeit”。派他来的德国人在细枝末节上操心过分,白白送掉一个爱国者的性命。

后来我们得知,这个间谍头子住在里斯本有名的“安特·塞尔”公寓,他谨慎过度,仿佛是故意把蒂莫芒斯到达的消息通知我们似的。蒂莫芒斯带的密写必不可少,把粉末溶入水和酒精之中,用桔根蘸着写字,而脱脂棉则用来包住小棍一头,以免在纸上划下痕迹露出破绽。可悲的是,蒂莫芒斯完全可以在英国任何药店买到这三样东西而不致引起任何怀疑。由于过分细心,现在他不得不为携带这些东西西作出解释。

我回到办公室,请女秘书打一份蒂莫芒斯全部物品清单,嘱咐她特别小心,哪怕看来毫无意义的东西也不要遗漏。这张清单在我办公桌上放了好长时间,其中有以下三件用以指控他的物品:

装有粉末状物的信封1个,桔根1捆,棉花团1个。我必须把蒂莫芒斯招来让他承认这些东西是属于他的。在我漫长的生涯中曾遇到过——实际上也只遇到过一次——有人声称证据系伪造而否定证据本身。鉴于证据不能成立,法官不得不释放被告。既有前车之鉴,我不想重蹈覆辙。我叫人把蒂莫芒斯带来。

蒂莫芒斯迈着坚定的步子走进来,我请他坐下,他没有谦让。他盯着我的眼睛,自由自在地笑着,仿佛一点也没有感到自己在笑。我也笑着递给他一支烟,他接过去,深深吸了一口又回到座位上。

“很好,蒂莫芒斯,”我用佛拉芒话说,“你的案子很顺利,毫不复杂。我们研究了你的供词,认为合情合理。”

他又笑了。“据说你同比利时自由行动有关系,并且一直工作得很好。”

“是啊,确实不错。”他高兴地说。“我想听听你的意见。自由比利时商船队正需要你这样诚实的人。”我看了看文件接着说:“好吧,你的一切都清楚了,没有必要再待在这里,你本人也一定渴望恢复自由,尽快见到同事们,我告诉负责移民的官员马上放你。如果一切顺利,今天晚上即

可乘火车去布里克萨姆。”“太好了,先生!非常感谢!”他又惬意地笑了。

“但是还得履行一个小小的手续。这些是你的物品。”我指着堆在桌子上的东西说:“请清点一下是否都对,并且在清单上签字,然后便可以带上东西走了。”

蒂莫芒斯拿起清单看了一遍说:“一切都对,先生!”大厅里鸦雀无声,只听到笔在纸上沙沙作响,这是蒂莫芒斯在签署自己的死刑判决书。

“你在走之前或许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你的钱包里会有这些东西,你已经承认这些东西是属于你的。”他吃力地咽了一口唾沫,看着我手中的清单,好像是在测量距离,准备扑过来把它夺走。但他的肌肉又马上松弛下来,嘴唇上掠过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

“当然可以解释,先生。刚才你突然发问使我吃了一惊,现在我清楚地记起来了。我在巴塞罗那坐牢的时候大概你听说过传讯的事情——同一个西班牙共产党人住在一起。有一天清晨他被带走。我们刚刚听到楼道里的脚步声,他就把这三样东西交到我手里,说要是被搜出来他就会枪毙。我请我代为保存。”他请求原谅似的耸耸肩膀,“可是,他再没有回来。我把这些东西放在钱包里忘得一干二净。请您相信我,先生。”

我竭力掩饰住对他机智而迅速的解感到敬佩,用眼睛死死盯住他。这是个像牛皮一样坚韧、难以制服的家伙。我刚刚刚看完一场恶战一样笑起来,笑得双肩上下颤动,仿佛我在尽力忍住不要纵声大笑。我高兴得把头向后一扬,笑啊,笑啊,一直笑到泪水模糊了双眼。我一生中从没有开过这么奇特的玩笑。

蒂莫芒斯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紧咬牙关。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额上青筋跳动,嘴唇毫无血色。我笑得越来越厉害,他却不停地颤抖。最后,蒂莫芒斯失去了自制力,用双手捂住耳朵,大声哀求我不要再这么神经质地笑了:“我什么都说,什么都说,你千万别这么发疯似的笑了!”

连载

——芦村节子看见的“田中孝一”。

他又再翻了一遍,还是没有。突然,他险些喊了出来。某一页纸被人用剃刀切了下来。被切断的那页纸还有一小部分留在接缝处。

很明显,有人将“田中孝一”签名的那一页撕去了。

添田随后又去了安居院,也发现了相同的情况。

添田认为,在昏暗的杂树林所包围的那片田地中被害的人,正是取走那两页纸的人。

退伍军人、杂货商伊东忠介平日里喜欢参观寺院。最近的某一天,他在寺院的芳名册上偶然发现了“田中孝一”的签名。这字迹,与他难以忘怀的某人如出一辙。不仅如此,他在前往东京之前,恐怕在某处见过笔迹的主人。

添田在摇晃的列车中想道:伊东忠介急于再见他一次。然而,对方已经奈良回到了东京。对伊东忠介而言,他绝对是个不值得自己奔往东京去寻觅的人物。

于是,伊东忠介就偷偷撕下了那人具有明显特征的签名。养子的妻子曾说,伊东忠介前往东京之前,去寺院去得特别勤快,这一证词也能佐证添田的猜想。

那么,来到东京的伊东忠介,究竟有没有立刻去找那位人物?品川的旅馆老板称,伊东忠介提到了青山与田园调这两处地名。

谁住在青山?田园调住着的又是谁?

在添田眺望景色的时候,其中一个人走到了他对面的空位旁。他把高尔夫球袋行李架上一摆,缓缓坐了下来。

添田与新上车的客人对视的一瞬间,双方的脸上划过一丝惊愕。

“您是……”添田站起了身。对方虽然已经退休了,可毕竟还是前任干部,而且他前两天刚去采访过他。

“早上好,没想到会在这儿遇见您。前些日子多谢您接受采访。”添田彬彬有礼地问道。

世界文化交流联盟常任理事、前任总编浅良精先生露出一副发愁的表情。

“你好。”那点头也甚为勉强。他的眼睛反射出一丝光亮,立刻就转头转向了窗外。

“这么早出门啊?”添田望着他端正的侧脸说道。

“是啊。”一副没有兴致



一个背叛日本的日本人